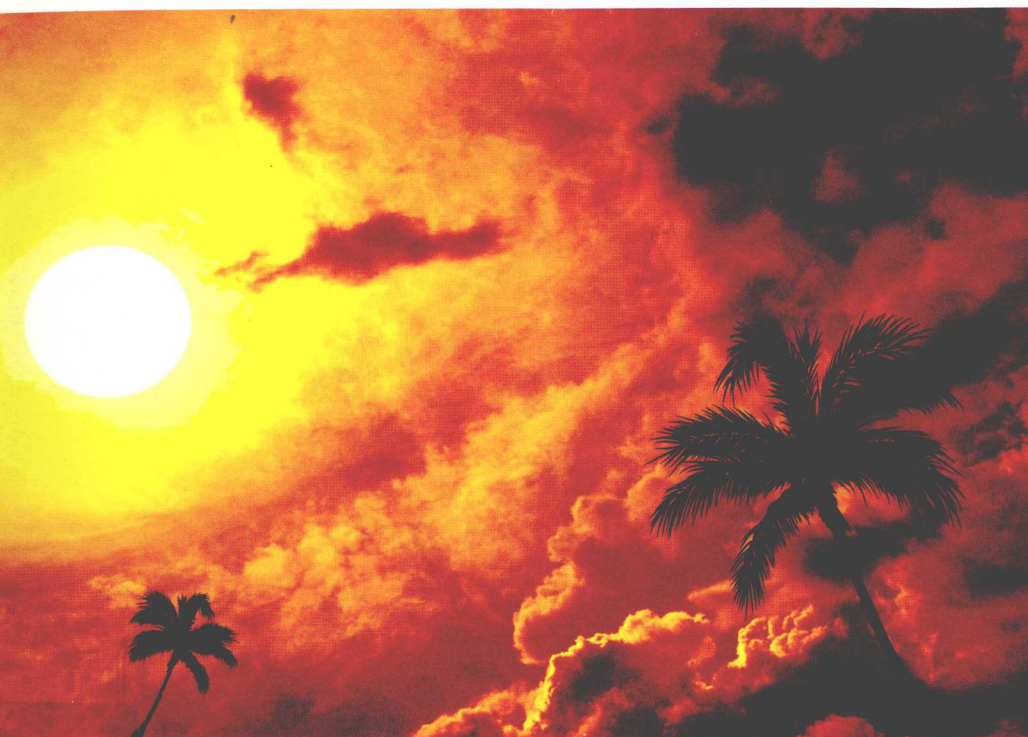


唐彦 著

原罪·天堂岛

YUAN ZUI · TIAN TANG DAO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原罪·天堂岛

唐彦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罪·天堂岛 / 唐彦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133-0215-9

I. ①原…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4605 号

原罪·天堂岛

唐彦 著

责任编辑: 姜 淮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62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一版 201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215-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楔子

2050年12月21日，一个寒冷而沉闷的傍晚，我从京城大学返家时经过天安门广场。广场中央的巨大电视屏幕上正在播放着晚间新闻。

突然，新闻中断，屏幕上跳出一行文字：中国南海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大海啸正冲击著名的国际旅游岛——海南岛！

我一下子惊呆了——两个多月前，我才从故乡海南回来。

我紧盯着那电视屏幕——仅仅几秒钟后，电视便开始了卫星直播，央视著名主持人沉痛地说道：“北京时间19点20分，我国南海海域发生里氏8级地震，并引发巨大海啸，海南岛首当其冲！”

电视画面上，狂风怒号，浊浪排空。

直播记者在狂风暴雨中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海南危急！海南危急！”

数十米高的恶浪扑向海南岛海岸线，气势汹汹地摧毁着海岸上的一切建筑设施，人们悲号着从建筑物中冲出来仓惶地逃生……

直播记者哭喊道：“海岸线被摧毁！大海啸瞬间夺去无数人的生命！”

画面上，海岛连接大陆的跨海大桥崩断，大量救援部队被阻隔在海峡对岸；空中，无数救援的直升飞机在飓风中艰难飞越海峡；通向海岛中部山区的高速公路已被大地震截断；另一条进山的小路上，逃生的人群如蚁，车马如流。

直播记者泪流满面地报道着：“由于跨海大桥断裂，救援部队一时无法抵达，灾民们正在涌向海拔较高的山地等待救援……美丽的海南岛面目全非……风雨飘摇……”他哭泣着噎语起来，“受灾最为严重的是环海岛海岸线……看起来固若金汤的海岸线此时此刻弱不禁风……海岸带正在坍塌沉

没……情况非常危急！”

惨不忍睹的画面显然让著名主持人失去了以往的沉静，他一边呼喊着直播记者注意安全，一边呆视着那些画面——好一会他才返过神来，沉痛地说道：“突然降临的灾难使海南岛这一旅游天堂顿成人间炼狱！日月为之晦暗，天地为之动容……海南岛，独立的地理单元，注定了它一旦发生灾难，后果不堪设想……”

电视画面上，卫星对海南岛进行了高空鸟瞰——瞬息之间，海南岛消失了半壁江山。浩瀚的大海上，一南一北浮出两座塔尖。主持人哽咽着讲解道：“从画面上可以判断出……北边这个塔尖是曾经耸立于岛城海岸的118层寰球大酒店的楼顶；南边这个塔尖是涯城湾著名人工岛——凤凰岛上的127层迪拜国际大酒店的楼顶……”

稍后，中央电视台以黑体字播出了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的特别报道：

……2050年12月21日19点20分，中国南海海域发生里氏8级地震，地震持续了大约30秒，震中在距海南岛海岸线以南约260公里的海面以下约40公里处。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地震强度为8级；美国夏威夷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测定，本次地震为里氏8.2级。本次地震在短时间里发生了5次余震，地震引发了巨大海啸……3.4万平方公里美丽风情的国际旅游岛受到重创，环海南岛约有近1万平方公里的海岸带被淹没于海底，死伤及失踪人数仍在上升，目前已达数十万人，百万人无家可归。这将是世界自然史上最悲惨最恐怖的灾难之一……

我的故乡正遭受着灭顶之灾，我眷恋的世界即将消失。

我晕厥于地，坠入万劫不复的悲恸之中……

第一章

1、飞往海岛

公元 2050 年国庆长假里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飞往魂牵梦萦了很久的地方——美丽的海南岛。我决定在那里一边度假，一边做一个关于海岛环境的课题。同时，顺便寻访我的大富豪爷爷李太白在岛上创业的足迹。

我叫海子，出生于京城，现在正在攻读京城大学环境专业的研究生。我的爷爷叫李太白，早年也毕业于京城大学，后闯荡海岛，成为海南岛上的著名企业家，人们叫他饮料大王。三年前，他荣登全球饮料企业家财富排行榜，而一年后，他就去世了。我的父亲叫李小白，出生在海南岛，年轻时留学英国，因与我爷爷不和，始终没有回国，现在与我母亲一起旅居加拿大。我的奶奶本应该是由一个叫蜜儿的海岛傣族女子担任，没曾料到她生下我父亲后不久就失踪了。人们说她是一个美丽如仙的海岛女子。这样看来，我的身上也流淌着海南岛的血液，海南岛也是我的故乡。我现在的奶奶名叫春燕儿，是个很慈祥的妇人，据说年轻时是我爷爷办公室的秘书。由于我蜜儿奶奶的失踪，她跟随了我爷爷，终身未嫁。春燕儿奶奶一生信佛，我爷爷李太白撒手西去后，她就完全沉浸于佛经的吟诵中。

我对海南岛环境的关注当然源于我的家族。

我想起我小时候，春燕儿奶奶经常跟我说些海南岛的事儿。春燕儿奶奶说：“那是一个很远的海岛，大海围绕着，鸟儿都飞不过去。去的人很少，人们就以为它很荒凉很贫穷，其实它很美丽也很富裕。那是一块福地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瓜果飘香。”

坐在一旁正在看报的太白爷爷就摘下老花镜，插起话来：“古时候，皇帝看哪个大臣不顺眼，就把他流放去那里，那些被发配的大臣开始还很郁闷，觉得天高皇帝远的。住了段时间，发现那岛上忒美也舒适，就没了回家的念头。有一年，流放的大臣们刚好凑一桌麻将。于是，大臣们就在海边搭了个棚子，烦了搓搓麻将，闲了教教弟子，累了和衣睡下，饿了伸手从树上摘几枚果子。好一幅世外桃源景，好一个快活神仙岛！谁都不愿回京城了，皇帝招也招不回去了；后来，多事的文人骚客就写诗赞美那地方好，说那地方是‘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人家那诗句的意思是说那地方好得让人去了乐不思蜀不想回家。而皇帝老子竟没看明白，以为人家是说那地方又偏远又荒凉，环境恶劣，去了的人都没命回来……”

“那我们家为什么迁到了京城呢？”我很惊讶地问。

这时，太白爷爷就含笑不语了。春燕儿奶奶扑哧笑出声来。春燕儿奶奶说：“你爷爷啊，年轻时不听你曾祖母的话，你曾祖母就把他发配了，哪知你爷爷也是一去不想归了，后来，在那儿创了业，再后来，海南岛上传说有大地震发生，你爷爷是个胆小鬼，怕海岛沉没，所以就把我们带到了京城喽。”

春燕儿奶奶与太白爷爷关于海南岛的充满幽默意味的一唱一和自然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从此，我对那个神秘的海岛就更是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两年前，也就是2048年，我爷爷李太白在京城病危。在他最后的日子，他眼睛紧闭，沉睡了三天三夜。我们发现他的嘴里一直在微微地张合，似在念叨着什么。我们仔细倾听后才明白他的嘴里发出的是“地图”二字，我们赶紧把一幅中国地图挂在了他的床前。那是一个傍晚，我的大富豪爷爷李太白在昏迷了三天三夜后突然醒过来了，他睁开了眼睛，犀利的目光在那幅地图上逡巡，最后，停滞在那个海岛上，他紧紧地盯着那个海岛达十多秒钟，然后，一行老泪从眼角滑落，我爷爷李太白眼睛一闭，永远不再醒来。我们知道，老人想在临走之前最后看一眼那个海岛……

而现在，我就坐在飞往那个海岛的飞机上。

飞机掠过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强烈的热带气流，机身颠簸得有些厉害。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小伙显然受不了这种颠簸，反应很强烈，几次捂着嘴想吐，但始终没有吐出来，脸憋得通红。空姐走过来问小伙需不需要帮助，小伙笑笑说我挺得住。我从小伙黝黑的皮肤上判断出

他应该是海南岛人。

“你是海南岛人吧？”我问他。

“是的。”小伙对我笑了笑。

“在京城读书吗？”

“嗯。”小伙点了点头。

“你见过椰树吗？”我突然问小伙。

“没见过。但听说过。”小伙歉意地笑了笑。

我这次到海南岛特别想寻找一种叫作“椰树”的海岛植物。大富豪爷爷李太白生前很多次向我提起过那种植物，也曾给我看过那种植物的照片。爷爷李太白在向我描述海南岛上的椰树的时候，脸上总会荡漾出一种幸福而激动的红润。他说海南岛上遍地都是椰树。那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树，那树高耸挺拔，婀娜多姿；叶是遮云蔽日迎风拂袖；花是黄白相交清丽绰约，果是硕大丰实奇特晶莹。我爷爷李太白述说着这奇特的景象时，眼里陡然掠过一缕黯淡，他有些悲伤地对我说：“可惜后来就绝迹了。”

我后来在学校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关于椰树的资料后才知道那植物原产马来群岛，在海南岛上生长了2000多年，于2018年突然大面积发病，岛内外科学家联合救治，终究回天无力，不到一年，海岛上椰树相继死亡，最后灭迹。我找到了当时的新闻报道，上面记载了椰树犯病症状：椰树先是叶色发黄，后是叶干腐烂，最后烂蕊，枝叶脱落，几乎是一夜之间成片消亡。我又查看了世界植物学会关于海南岛椰树死亡的考察报告，其结论显示是受到了来自东南亚某国的一种变异病虫的侵害与袭击。

我非常震惊那一美丽而丰盛的生命竟在短时间内绝迹。我忽然从我爷爷李太白谈论椰树消亡时痛心疾首的神色里，隐约感觉到了这一海岛植物的突然灭迹应该还有不为人知的原因。

飞机进入了海南岛的上空后，可能是机场繁忙，暂时不能进港。飞机围着海南岛作了一个高空盘旋，这倒使旅客们有机会鸟瞰整个海岛。我看到海岛就像一只雪梨，横卧在万顷碧波的南海之上；而远一点看，又像是上帝不小心遗落在大海中的一颗绿色珠子，晶莹剔透。飞机在临近岛城的时候，我看到了岛城林立的高楼大厦和宽阔的街道；看到了那傲然耸立于岛城西海岸上的118层寰球大酒店；看到了轻轨正在岛城东南西北的站台间欢快地穿梭；看到了跨海大桥上车水马龙，滨海浴场里人头攒动；看到了环城高速公路像一根闪亮的银带缠绕着绿色的岛城。

2010年，海南岛以其优越的自然环境与特殊的地理位置，被政府批准建设国际旅游岛。经过海岛人民近二十年的努力与奋斗，国际旅游岛建成，跨入世界著名旅游休闲岛行列，成为世界旅游休闲“热地”。2040年，联合国人居组织将之定为世界第二居适宜生存住地，顷刻间，各国富商名流游客纷纷涌向海南岛，或移民定居，或观光度假，或休闲疗养。海南岛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

2、奔向月亮湾

飞机在文山热带雨林国际机场平稳降落。这个机场建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繁华空港。创立并掌管这个航空帝国的杨云峰总裁正是与我爷爷李太白一起出生入死并肩作战的闯海战友。两年前，这两位中国企业界的一代枭雄先后驾鹤西去。

我下飞机后并没有急着走向贵宾厅，因为我知道外边一定有红椰集团分公司的一班人马和海岛新闻界的一群记者在等着我的到来。我没有打开手机，迅速趑进了抵达厅边上的一个小书屋里，先买了份海岛旅游地图，然后扎在一堆书里翻阅起来。我只是想避开那些人，我实在不喜欢那些烦琐的接机礼仪与无聊的新闻采访，不就是因为我爷爷李太白曾经是这海岛的一个大富豪吗？不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孙子吗？

我一直认定老天把财富降到我们家就是找错了人。我们一家人都没有追求财富的欲望。我爷爷李太白是个农民的儿子，本来并没有财富欲，更没想在商道上有覆雨翻云、惊天动地的结果，一不小心就下了海，一下了海就被逼得上不了岸，一上不了岸就在海里游了一辈子。结果又能怎么样？这个亿万富翁吃遍了世上的山珍海味，最后还是喜欢一杯清茶和一碗辣椒炒肉；住过了世上最高档最豪华的酒店，到头来还是喜欢住在京城那幢从别人手里买回来的二手老院子；见过了名媛淑女无数，到头来还不是终身未娶，孤单过了一生。我爷爷多次说，财富于他就是数字，多几个少几个于他毫无意义；我的春燕儿奶奶更是简单，年轻时追随我爷爷，协助我爷爷创业，美丽过，富贵过。只为苦守着一份没有结果的爱情，既不像我爷爷的情人，又不像我爷爷的保姆，更不像我爷爷的妹子，牺牲了自己的一生。后来呢，终生未嫁，虔诚信佛；我父母更是品味入世，一生远居异国他乡，

漫漫书香，信奉知识，执著环保，视财富为粪土，面对我爷爷的万贯家产无动于衷；我更像是生错了人家，从小就对金钱没有兴趣，压根儿没有财富的概念。我似乎更喜欢一种自由清静平淡悠闲的生活，我总是希望远离富豪家族的荫庇，只想做我自己。所以，在来海岛之前，我就已经规划好了我的假期，希望能够自由自在地支配在岛上的这段美妙时光。

约摸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估计时间差不多了，才走出书屋。大厅里，接机的人都走了。我打开手机，给海岛公司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坐朋友的车走了。随即，我在航空大厦广场上拦了一辆出租车。

“Welcome to Hai Nan!”司机是个热情而漂亮的海岛女孩，“My name is Amay!”女孩对我大方地伸出手来，“Can I help you?”

我笑了笑，友善地与她握了握手，对她说：“谢谢阿美，我想去月亮湾。”

“月亮湾？”阿美带着疑惑的神色问。

“是的，月亮湾。”我笑着说。

我爷爷李太白曾多次向我提起过一个叫月亮湾的地方。他说起那个名字的时候全身心都会沉浸在一种如梦幻般的意境里。他曾仔细地向我描述过月亮湾的景致：“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数十公里的海湾，生长着茫无边际的红树林，像一道绿色的长城，出没在海水之中：当潮水上涨时，海滩被海水淹没，树干浸泡在水中，只有茂密的树冠飘浮在海面上；退潮后，泥泞的树干露出海面，盘根错节，好像一片原始森林。阳光明媚，海天一色，百鸟纷飞，绿波荡漾。”他动情地说，“那真是一个人间天堂，值得你把生命都交给它。”

后来，我明白了爷爷为什么如此深情地向我回忆月亮湾的原因。我从后期的寻访中知道了我爷爷李太白就是在月亮湾里像棵红树林种子一样慢慢生根发芽，然后顽强生长，最后茁壮高升。他在那儿走上了商道，并开始了他一生的征伐，可以说，没有月亮湾，就没有他苦难却辉煌的一生。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在那片海湾里与我的蜜儿奶奶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幸福也是最悲情的夏天——那个夏天，我爷爷与蜜儿奶奶重逢，我的父亲李小白出生。夏季结束的时候，蜜儿奶奶突然离奇失踪，把一世的悲伤与思念留给了我的爷爷。

阿美平稳而迅捷地驾着车。

机场大道宽敞而洁净，一派热带风情。我看着窗外的景色，心情异常舒畅。这时，前方道边出现一棵棵高大挺拔的植物，那一棵棵植物快速掠

过眼帘，我看到那粗犷而健美的植物在海风中摇曳着硕大无朋的枝叶，“椰树！”我惊喜得脱口而出。

“拜托，那不是椰树！”阿美回过头来对我笑道，“你是第一次来海南岛吧？”

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那是海枣。一种从印尼引进的热带树种。”阿美将方向盘迅捷地掰向左边，说，“椰树在三十年前就绝迹啦，我都没看到过呢！”

我有些失望地望着阿美苦笑了一下。

“听老一辈人说，以前这岛上到处都是椰树。这个岛还叫过椰子岛呢。后来，一场莫名的病虫害让岛上的椰树全死了。市民们为了表达对椰树的怀念，就引进了这种有点像椰树的海枣。”阿美充满惋惜地介绍道。我听着没有说话，我的心里很是失落，为这个物种的消亡感到悲哀。

TAXI 驶上宽敞的海府大道。这条大道长约三十华里，繁华似景，浓郁着南国风情的街道上迷宫式地分布着各类高档场所：青瓦琉璃雕饰着博览中心；绿茵苍翠中蛰伏着西式花园酒店；现代化会展广场横生着豪情霸气；国际商业大厦金碧辉煌……它们淋漓尽致地凸显出国际旅游岛的奢华品味与雍容富贵。

阿美驾着 TAXI 右拐驶入滨海大道。

滨海大道是岛城的另一条著名大道。论繁华，并不亚于海府大道；论宽度，是海府大道的两倍。据说六十多年前，滨海大道的一边就是蔚蓝色的大海。我爷爷等闽海人就经常在这片海滩上面向北方跪拜家乡与亲人。我在车里一边观赏着它的奇美景致，一边试图寻觅到我爷爷李太白六十多年前流落这儿的痕迹。但是，我实在找不出蛛丝马迹。城市的发展早已将美丽的大海推离了这条海岸线，大道两边是密匝匝的高耸入云的商业大厦与极端豪华高档的住宅小区。我期望能够看到一片海，哪怕是一线海天，或者邂逅一群飞翔的鸥鸟，但是，没有。我感觉我行走在大海的边缘，却无法感受到大海的气息，这让我内心萌生出一股难以抑制的伤感和失落。

汽车行驶约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了一片狭窄的海湾。

阿美把车停了下来，说：“这就是月亮湾。”

我死死地盯着这片狭窄的海湾。沙滩上，一些渔民们在那儿修筐织网，还有几个渔民坐在岩石上吸烟聊天。湾边依偎着一幢幢红白相间的火山石别墅建筑，显得古朴而静谧。不远外的滩涂上生长着一小片稀疏的红树林。

“这是月亮湾？”我有些不敢相信地叫出了声来。

夕阳西下，海湾沐浴在一抹金晖里，显得落寞而苍凉。我听不到绿树的风流激荡，也看不到鸥鸟的纷飞嬉戏。这就是我爷爷常常念叨的那个美如仙境的月亮湾？这就是我爷爷思念了一辈子的月亮湾？

“以前那个月亮湾早就不存在了。”阿美看出了我的疑惑，有些歉意地对我笑了笑。

“它应该有大片的红树林啊。”我深纳了一口凉气说。

“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阿美说，“上个世纪，这儿生长着一大片红树林，那时的月亮湾寂静如月，湾阔浪静，如镜的海面上，绿波翻涌，美丽壮观。后来，月亮湾被开发成旅游度假区了，月亮湾热闹起来了，马达轰鸣，游船如织。结果，鸟儿飞了，海水变黑了，湾里红树林也一年比一年减少了。”阿美有些愤然地说，“而开发这个度假村的老板发了财就跑了。”

我无言地陷入了一阵尴尬。我不知道阿美所说的那个老板是不是我爷爷。

阿美将车熄了火。我付了车钱。阿美帮我搬下行李。

“如果你想去哪里玩的话，要租我的车哦。”阿美对我笑道，然后将她的名片礼貌性地递到我的手中。

“岛上有什么好玩的？”我接过名片，问道。

“你喜欢玩什么？”

“有原生态的地方吗？”

“有原始森林。当然，不仅仅只是原始森林。”

“还有野人？”我调笑道。

阿美也笑了。然后，她麻利地上车，启动马达，摇下车窗，向我挥了挥手道：“帅哥，记得租我的车哈，BYE-BYE！”

阿美走了。我站在那里怅然若失了好一会。倒不是因为和这位美女司机告别，而是觉得清冷的月亮湾与爷爷回忆里的月亮湾相比，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3、月亮湾的眺望

我提着行李走进月亮湾度假村的接待大厅时，一位穿着红椰公司职业

装的清丽女孩立即迎了上来，“您好，您是海子先生吗？”女孩微笑着十分有礼节性地问我。

“嗯哦。”我疑惑地看着面前这个赏心悦目的漂亮女孩，“你是——？”

“我叫杨艾，是红椰集团海岛公司的总办秘书。王一民总经理已为您在月亮湾度假村安排好了房间。”

“啊？王一民？”我感到非常奇怪，“他老人家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儿？”

“我们在机场没有接到您，王总想，您应该来月亮湾了。”女孩眨了眨丹凤眼，神色中露出几分从容。

“为什么这样想呢？”我问。显然，让人掌握着行踪让我颓丧。

“知道红椰历史的人都知道当年太白总裁在海南岛创业的第一站就是月亮湾。所以，您抛开我们，那就只有一个去处：月亮湾。王总没有猜错啦——您请吧。您叫我艾艾。”杨艾说着主动夺过我的行李，“您到了这里，就是回了海岛的家，不必拘礼，您叫我艾艾就是了。”

我望着面前这个叫艾艾的漂亮机灵女孩笑了。“看来你们对红椰的历史比我还清楚。”我感叹道。

杨艾推着我的行李，边走边介绍，“红椰公司每个新员工入职时首先必须学习红椰的历史，尤其是李太白总裁的创业史，这是红椰的文化，也是红椰的精神。”

杨艾领着我来到一幢别墅前停下。她打开别墅的大门，微笑地、意味深长地对我说道，“您请进——”

我进入了房间。

这是一套中西合璧的三居室。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房间客厅墙壁上悬挂的一幅我爷爷李太白的画像。那是我爷爷年轻时的样子。他站在椰树下，背景是远处的大海和帆影。风华正茂的爷爷，眼睛里有一缕疲惫，有一丝迷惘。但是，可以看得出，他的脸上充满着无比坚定与自信的微笑。房间的壁柜里，保存着一大叠爷爷李太白当年遗漏下来的书信、日记、电报以及签发过的文件。

“这是怎么回事？”我惊诧地叫出声来。

杨艾立在门边，笑了笑，对我说：“海子先生，这套房间是五十多年前太白总裁与蜜儿奶奶住过的。您的父亲李小白先生也出生在这里。数年前，海岛分公司在获得太白总裁的默认后将这幢别墅买了下来并进行了修葺与保护。这样做一是为红椰公司的员工们提供一个了解和学习红椰创业历史

的平台，二是为了能够在某一天接待重返海岛的太白总裁本人。遗憾的是，太白总裁永远没有回来。王总说，您作为总裁的亲人回来了，所以，由您来入住。”

我有些无语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王一民总经理是太白爷爷出生入死的战友，半个多世纪的兄弟。三十年前，红椰总部迁徙京城，他向我爷爷请愿留守海岛，掌管了红椰在海岛的产业。他对红椰以及对我爷爷李太白的一世忠诚令人感动。

“您先休息吧。我就住您的隔壁，您有事就叫我。王总指示了，您在海岛的假期里，我就是您的导游兼勤务员。”杨艾闪烁着一双好看的大眼睛对我说道。

“呵呵，谢谢艾艾，你不必陪我。”我笑着说，“你们真别把我当成富豪公子哥了。我这次来海岛与公司无关，也不仅仅是度假，我还要做一个课题。我不习惯有人陪着。你代我向王总说谢谢了，我忙完后就去拜访他老人家。”

“什么课题？”杨艾好奇地问我。

“海岛环境方面的。”我笑了笑。

“噢，也许我能帮你忙哦。”杨艾调皮地对我一笑，说，“我大学里学的是环境专业。”

“真的呀，太好了，我需要你在这方面的帮助。”我爽朗地笑道。

“我去叫餐厅准备晚餐了。”杨艾说着走出房间。

……

月亮湾的夜晚静谧幽然，窗帘外传进来草虫的吟唱声。腥咸的海风透过窗户的缝隙溜了进来，令人感觉一丝丝凉意与潮湿。我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着海南岛东海岸开发的宣传片——

播音员解说道：……海岛东海岸正在建设成世界的中心。世界文化林公园内植被茂盛，各类珍稀植物争奇斗妍、茁壮生长；世界会展中心广场上国际组织的徽旗正在迎风飘扬，其雕塑象征着世界的绿色与和平；国际贸易大厦巨大的玻璃橱窗里琳琅满目，全球著名企业厂商正在展示着它们最为先进的商品；国际名人会所是世界人文建筑的经典之作，也是东海岸最为令人瞩目之地，她迎进送出着各国政要高官、学界泰斗、业界领袖；国际大学城担负着世界精英人才的培育与科学研究的任务；自然博物馆正展示着数千年来人类与自然共存亡的足迹……

播音员继续说道：东海岸完全按国际性休闲度假、商贸会展、文教科研融于一体的理念进行规划，并依照原生态自然景观与现代文明科技完美共存、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原则进行开发建设，充分体现二十一世纪人类和谐发展的主题……”

我看着电视想起了我爷爷李太白。我想，如果他在世，他一定会对海南岛上的这一轮国际化的大开发、大建设倍感兴奋和兴趣，甚至会焕发出青春斗志，重返海岛，投身到这一伟大的开发建设中。因为，我知道，他是多么地眷恋着这片土地。

2047年全球饮料企业家财富排行榜的颁奖晚会在京城最为豪华的环球大酒店举行。红椰集团以最为强势的国际饮料企业入选。我爷爷李太白荣登第三，他的前边是美国可口饮料集团董事长布什尔与德国黑狼饮料集团总裁鲁道夫。颁奖晚会上，82岁的我爷爷李太白用流利的英语发表了获奖感言，他说：“在这个时刻，我非常怀念一个地方，那是一个美丽的海岛，我就是从那儿走出来的，那里是我事业的摇篮，也是我一生思念与愧疚的地方，我深深地爱着她。那儿有一种名叫红树林的植物，生长在又苦又咸的海水里。红树种子在母树上萌芽后便从树上掉落下来，浸泡在那海水中，数月不死，见泥生根，成长为树。如果我是一棵红树种子，海岛就是我坚实的土壤！我感谢她让我拥有了今生的财富，也感谢她让我拥有了今夜的荣耀。离开她快二十七年了，但是，我从没有忘记过她。她是沉默的，但我的心灵不会沉默。我永远都在问自己：你成功了，你走了，你给她留下了什么？你带走了她的什么？……二十七年了，我从来没有宽恕过自己，你们永远体会不出一个企业家的愧疚，一个老人的悲伤……”

全场哗然，掌声雷动。

我爷爷的秘书事后回忆道：“那个晚上，太白总裁回到办公室，翻出了积满灰尘的海南岛相册，一张张端详，一次次老泪纵横。秘书说，那一夜，82岁的总裁坐在大班台前彻夜未眠。”

“那晚他想了些什么呢？”我问。

秘书没有回答我。她也不得而知。但是，她泪水淋淋地对我说：“有一种思念叫作刻骨铭心。”

我爷爷李太白的创业传奇成为了京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企业成功案例后的那几年，曾引起很多的争议，毁誉参半。赞方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李太白的创业成就不容抹杀；毁方说，李太白是一个没有感恩心的企业家。

他们的依据是，李太白回到京城后似乎总在逃避着海南岛，李太白在京城的一系列捐赠名单上，从没有出现一笔是捐往海南岛的。他对海南岛的冷漠与遗忘令人心寒。

我想，显然，争论的双方都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

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那一幢幢古朴的火山石建筑在夜雾里若隐若现。我知道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正是我爷爷李太白六十多年前智慧与汗水的结晶。我知道它们曾经目睹过湾畔的沧桑风云，并感受过我爷爷李太白创业的悲壮与豪迈。

2050年国庆长假，我来到了月亮湾。事实上，我一不小心正沿着我爷爷李太白创业的足迹走了进去。

第二章

1、爷爷的闯海

我对海岛环境的研究是从重温我爷爷李太白闯海的历史开始的。我的导师，一位来自英国的名叫麦乐的博士曾告诉过我，研究一个地域的自然环境，最好先了解那个地区的企业家生态。麦乐博士一直研究着海南岛的环境问题。他希望我此次假期能够对海南岛做一些更细致、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并力争获得一些更重要、更有价值的线索。我当然懂得麦乐博士的话意。

我眺望变幻莫测的六十年海岛发展风云，无数次看到了我爷爷李太白模糊不清的身影。从他踏上海岛，到他逃离，历经三十二年，那正是海南岛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我爷爷人生的最珍贵的青壮年时期。我坐在月亮湾他建造的房屋里，等待着他的到来，然后让他带着我走进他的那个世界——那是一个充斥着理想、离愁、寻觅、欢笑、哭泣、失败、成功、冒险的闯海世界，也是一个弥漫着对环境资源野蛮破坏与疯狂掠夺气息的创业世界……

六十年前的海南岛是一颗神秘果。

孤悬海外并沉默了太久的海南岛突然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开发大开放成为了世界的焦点。一夜之间，内地无数精英豪杰夹杂臭鱼烂虾一起涌向了这个神秘的海岛。

那个时候，我爷爷刚从京城大学毕业不久，正值风华正茂鸡血充冠指点江山的年龄。那个时候，他已是有些名气的校园诗人了，他的诗歌经常